

寂静的舞者

刘大伟

抵达鄂勒木德镇的托拉海时,河流还没有从远方赶来。细密的沙粒将河床铺展得宽阔而平整,若不是河岸北侧起伏的灌木丛,我几乎忽略了这条河曾有的蜿蜒与柔美。

在托拉海这样的荒漠地带,所有生命的列阵都是追随河流的走向而分布的,即使是大漠深处的零星植物也不例外。我从德令哈赶到格尔木,就是想拜谒海子诗歌陈列馆,然后去寻找那些将生命意义诠释到极致的美丽舞者——胡杨。谁能想到,这些曾与大海比邻的树木,现在竟然成了离海最远的物种。当地壳上升、海水退去后,风沙占据了原本湿润的土地,很多生物种群选择了离开,而胡杨留了下来。

走过干涸饥渴的河床,翻越一道又一道沙梁,就能看到那些孤独的胡杨,用大大的沙包围护着自己。走近才隐约感到,这样的围护实际上就是围困,就是掩盖,就是埋葬……胡杨绝不需要用沙粒来遮挡阳光直射或白蚁的蚕食。相反,它们需要推开这些沙丘,尽可能地寻找水分,也需要白蚁搬走它们布满全身的盐碱结晶,这样才可以舒畅地呼吸空气。每当狂风裹挟着沙粒席卷而来,胡杨就会坚毅地站定,用它们孑然的身影阻挡着风沙的前进。而当一切安静下来,每棵树都会因自己的坚持而获得一个臃肿的沙包。在不断的接近中,我看到它们努力地从小沙包中抽出枝条,在微风中轻轻舞蹈,不敢完全舒展的叶片,也在赭黄的背景中浅浅地微笑。

多么美啊——安静、内敛、坚毅、沉稳,在风沙中寂寞地舞蹈,在掩埋中缓慢地成长。它们无须等到托拉海河从昆仑山带回叮咚的泉鸣,也不奢望将一地金黄稳攥于手中。所有的出发与抵达,仅仅是站在老胡杨的身旁,静静聆听生命律动的节奏与方向。

然而,我还是担心这些大沙包会不会持续叠加,胡杨会不会被深深掩埋。我尝试着在一棵胡杨的根部扒拉出缺口,但很快就被

一阵风填平了。同伴国良兄弟解释说,没有用的,很多时候胡杨注定要被沙子掩盖。这种情况下,胡杨会放弃高大的树干,任由其干枯倒地,然后从树根处发出叶芽,用全身的水分滋养其长大,最终成为一棵新的胡杨。有时候,在风沙的强力作用下,胡杨树慢慢地倾倒,整个树干很快被沙子掩埋,时间一久,树干就会变成根。在这条特殊的根上,逐渐生出许多新的枝条,这些枝条最后成为相对独立的胡杨,而彼此的根则是紧紧相连的。当一棵大树倒在荒漠中,变成许多棵小树时,我不禁为其倔强的生命力深深折服,蓦然想到我们日渐苍老的父母何尝不是如此——拿易逝的青春去应对重重苦难,用弯下来的脊背供儿女们躲过泥泞,攀援而上。

至此,我终于理解了身处“生命禁区”的胡杨,为什么拥有“千年不死”的美誉。从植物学的逻辑来看,一棵普通的胡杨长到60年至65年时进入成熟期,100年至400年后才慢慢走向生命的终结。然而,这里所说的“终结”,只能理解为胡杨舍弃了原来的躯干,新的生命在其横向伸展的根系上,又在不断地诞生。于胡杨而言,“死而复生”就是一种真实的生命状态,“生命的轮回”由此得以清晰地彰显。

抚摸着眼前一棵苍老皴裂的胡杨树,我能感觉到它在风中微微地颤抖。从枝叶稀疏的情况来看,这是一棵很快就要“放弃自己”的老胡杨。不远处,站立着几棵柔弱的胡杨幼苗。刹那间,我似乎明白了缘何老胡杨“死后千年不倒”——任何父母,都不愿在孩子的

幼年期匆匆倒下,虽然浑身病痛,哪怕奄奄一息……即使死了,也要倔强地站立,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给那些柔弱的根茎苗无穷的生命力量。

事实上,老胡杨终究会倒下的。随着疾风的不断冲撞,干枯的躯体再也无力对抗沙漠前行的脚步。胡杨猝然倒地时,弯曲的躯体因受力不均而裂为几截,更加震撼人心的场景,由此暴露在人们的眼前——老胡杨躯干内部是空心的,据有经验的人讲,这个空心用以储存大量水分。由于长期被储存的水浸泡,胡杨的内部角质层非常疏松,时间一长就剥落了。也就是说,在漫长的生命过程中,胡杨是由内而外,慢慢地将自己耗尽的,直至根茎苗生长出来。胡杨“倒下后千年不朽”,只是被风干的一种描述,任何一种生命必将经历从生机勃勃到枯萎腐朽的过程。胡杨如人,会倒下,也会朽,不倒不朽只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推崇。

我猜测,胡杨是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倒下去的,因为它发现自己内心的空洞越来越多了,这时候,它会难过地流下暗红色的“胡杨泪”来。据植物学家分析,这些暗红色的“胡杨泪”主要成份是盐碱。因为胡杨生存的地方,就是盐碱地和荒漠,为了生命的延续,它们不惜腾空自己的身体来存放水分,一生沉淀了那么多苦难,现在要用眼泪的形式排泄出来。明知这是胡杨的一种自我调节方式,然而当浑浊的“胡杨泪”自皴裂的“树眼”中无声地流出时,所有目击者的心还是要隐隐地疼上一阵。

更令人心疼的是那些柔弱的根茎苗。在干旱的沙漠里,胡杨的种子很难有获取生命的机会,除非流水将它们带到远离沙漠的地方。作为季节性内流河的托拉海河,理论上只有每年7月份至9月份才有河水流过,我来到这里正值炎夏8月,可是河水依旧没有来到。地表上的盐碱越积越多,刚刚飘落的胡杨种子,尚未落地就干枯了。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胡杨选择了特殊的无性繁殖方式——它们将强大的水平根系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水源,长出幼苗,竭力完成生命的延续。然而,这些刚刚萌发的根茎苗是柔弱的,一出生便要经受阳光的炙烤,还有风沙的击打和掩埋。

那些小小的身影在风中瑟缩着、摇摆着,最终变成了舞蹈的姿势——或许,这些根茎苗深深知道,父母用了一个秋天的时间,放弃高大的躯干,把所有的生命力量蕴藉到有水的地方,这才有了自己鲜活的生命。毫无疑问,所有的根茎苗就是其父母生命的再生和延续,因此它们要更快地站立起来,用自己的方式阻止沙漠前行,以永不谢幕的方式诠释“生命舞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此时,所有的怜爱之情,不知不觉间都化作了敬畏之心,仿佛人的心与树的根是相通的,借助这个通道,我似乎听到了老胡杨最后的叮咛——

站不起来,你就是灌木,生命因没有主干而琐碎不堪;长成大树,你就是乔木,面对风沙挑战和世界变幻,你可以静静地舞蹈,并保持恒久的骄傲。

静心喝茶申时茶

贾文清

现代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忙碌,为事业、为家庭、为金钱,我们必须投身到工作当中,竭尽全力,疲惫不堪。我们已有多少日子没有陪着父母吃过一顿饭,没有陪着孩子做过一次游戏,更没有带着全家人出门旅游尽享天伦?忙碌而烦躁的生活,使我们身心俱疲、精神萎靡,可我们却不得不投入这紧张的生活,像陀螺一样,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我们无法摆脱世俗的生活,那么,就让我们在忙碌而紧张的工作中放慢脚步,停歇一刻,喝一杯清茶,愉悦心情。让甘甜的茶香,洗去我们心头的疲倦。

这一杯茶,应该在午后暖暖的阳光下,坐在花园里,静听小桥流水,观赏鲜花游鱼,陪伴落叶清风,和大自然的气息融为一体,轻轻地啜一口香茗,全身心地放松自己。

这是最好的饮茶环境,如果没有花园游廊,在家里,在办公室里,在一切为生活奔波忙碌的场所,都可以安静下来,沏杯香茶慰劳自己。时间不要多,十几分钟足够,但必须要在申时喝。申字上接天,下接地,此时饮茶,最能吸收天地万物之灵气,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喝申时茶,为的就是借茶修为,以茶养德。从而获得愉悦的心情,重新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当中。申时是午后的两点至五点,此时,正是忙碌了一上午后身体疲惫的时候,需要补充一些水分。而我们疲累的身体正在进行自我调节,换做体内最长、也最强壮的经络——足太阳膀胱经当值。膀胱经上至头顶的百会穴,下至足底足小趾,依附脊柱,贯穿全身,串联起134个穴位,是五脏六腑在体表的开口。此时饮茶,便会促进体液循环,使身体充分吸收能量,同时还能达到排毒、发散、调节身体与生理平衡的神奇功效。

申时茶是一种顺应自然、宁静而美好的饮茶方式,对茶叶没有特殊的要求,选择自己平时喜欢的茶便好。如果讲究一点,最好选择自然采摘、后期人为干预比较少的茶叶,比如自然烘焙的白茶、不需发酵的生普洱。只有天然纯净的茶叶,在申时全身放松的时刻,才能滋养抚慰我们的身心,吸收自然万物的灵气,感受茶叶甘甜美妙的神韵。

冲泡好茶汤,全身放松,用腹式呼吸法饮茶。腹式呼吸区别于平时浅显的胸式呼吸,它有助于我们充分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保持腹式呼吸,可以让我们专注当下,安祥静美,是一种对身心健康非常有益的呼吸方式。缓缓地呼气,深深地吸气,让每个呼吸变得悠长而深邃,反复几次。此时,我们的身体和情绪安祥平和,心无旁骛,喝下第一杯茶。

丝丝缕缕的茶香抚摸着我们的身体,愉悦着我们的心情,申时喝茶,是繁忙的人生中难得的一份安宁和享受,阴阳平衡、自然和谐。欧美国家的人都喜欢喝下午茶,我们也要善待自己,喝申时茶,真的很美妙。

根据自己的口味和身体状况,缓缓地、安静地多喝几杯茶汤,喝到全身发热、微微出汗为止,此时,我们会感受到身体舒展、通透、精神愉快饱满。而喝进去的茶汤,正借助当值的足太阳膀胱经,正在我们的身体中参与体液循环,和身体充分结合,达到排毒、养颜、发散、养生的美好效果。

喝申时茶,我们不仅放松身体,获得了健康,最主要的,我们用申时茶的时光,收获一份美好,安享一段宁静。借由一杯茶,给自己一个停下来的理由,和自己在一起,涤荡世俗的尘埃,让每一个午后变得神清气爽。

我想那个夜晚她们是
踮着脚尖走来的也许还用

轻柔的面纱遮住脸庞
兰花指提起云做的裙裾

那些雪低调地走着
努力地清洗着污浊和疼痛

有的在蹄窝或更多的低洼处
停下掩埋艰辛或泥泞
挣扎或者隐忍

她们走着走着天就亮了
春天就来了

让一个早春的黎明突兀地
晶莹剔透柔软怀抱万物怀抱人间

村庄

1
我的字典里这个词
就是一根捻子,不敢轻易靠近。
一旦失手点燃会炸开泪腺
让我滂沱

2
它还是一个土布包袱
而我害怕摊开。害怕晾出那个
墙角里袖手蹴着的瘸腿老人
害怕晾出失守的老屋
和荒芜的田地

3
它那么小。一个人的黄昏
我从字典里把它抠出,打磨成
一只耳环,它会在亲人们念我时
响一下或者
让我的耳垂疼一下

4
有时候,它是一只八爪鱼
你离得远了或是久了,
它用细长的爪子,会扯一下
你的心弦,让你不由回头
望一望那个叫故乡的村庄
不由捂着心口,一边暗暗自语
一边泪如泉涌

早春,那一场雪(外四首)

向墨

白云深处

进最高的那座寺庙
可点燃一炷香
也可靠着那尊着金装的菩萨
微笑不语

黄昏的桦树林
有些醉意
旁逸斜出地
弄出不少柔软而仓促的轶事

白马闲步山下
月亮和星星们还未出现
静默着的蓝天
能蓄下多少泪水

一曲晚唐的箏音
从白云深处穿出
如带着锈迹的箭簇
插入空旷的谷地

而远处的村庄
多像一片孤城
城门还未闭炊烟还未落
一顶红盖头
闪进人间烟火

夜歌

天黑了 关门
顺便关上耳朵 再吹灭眼睛
最好让那个 喜欢在黑暗里唱歌的
伤口
也闭上明亮的嘴巴

我们不需要太多
只要用十指 轻轻读一遍
那些暗藏已久的痛
人间的灯火 就会次第长出来

母亲的旗帜
也会以炊烟的形式

在她的城堡上 高高竖起

在人间

和一些草芥一起活着
春天发芽 夏天茂盛
秋天很可能结不出籽实

冬天出行时
怀揣一把硬于北风的刀子

和一群蚂蚁一起赶路
碰到阳光抬头迎接
身段高过忧伤

遇到风沙我们低头行进
或者直接贴紧地面
让卑微埋没头颅

还会和那些沉默着的石头
抱团取暖
不说彼此的疼痛和隐忍

顾不上
蓝天的空旷和大地的死寂
我们只能手拉着手
我们只有两袖清风

